

醒了，从嘴里往外吐沙子，水泥块，砖头瓦砾、土、玻璃碴子等脏东西，然后再照镜子，师父给自己在另外空间安装了一套完整洁白的新牙齿。后来牙就不痛了。

我就捡了做的好的一面说了，希望对同修的提高有所帮助。其实我还有许多不好的心还没有去掉，我会努力的！珍惜自己就是珍惜大法！我也感谢这么多年来和我一起配合的同修们，谢谢你们的慈悲圆容，没有师父没有大法我们走不到今天。经常在网上看到大法弟子遭到邪恶迫害的文章，所幸这么多年来弟子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多次与企图迫害我的邪恶擦肩而过。所以我有责任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写出来，让全世界大法弟子共同见证我们可以不遭受迫害，否定旧势力的存在一样能走好证实法的路。弟子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会及时修正自己。

感谢师尊给了弟子交流的机会。再次叩谢师尊救度之恩！合十。

<h1>明慧週刊</h1> <p>來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p>	特刊
	二零零九年 三月十二日
<p>“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p>	

明慧网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大会（十九）

十一年助师正法修炼路	2
信师信法 精進不停	9
在法中修出强大正念	22
走出魔难 走向理性	31
抓紧时间讲真相劝三退	35
八年来做资料点的修炼历程（上）	39
八年来做资料点的修炼历程（下）	45

十一年助师正法修炼路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

下面是我十一年来正法修炼点滴体会，向师尊与同修们汇报。

一、喜得大法，走上修炼路

我于一九九七年七月得法。得法前疾病缠身，多灾多难，由于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总爱生气，看谁都不顺，争强好胜。很多人都羡慕我的工作和家庭，可我就感觉不出来好，有时觉的人活着痛苦。当冒出这样的念头时，就总觉的前面有一线希望——将来会幸福的。但是这线希望具体是什么不知道，后来修炼了才明白，原来是得大法。

得法修炼后，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心胸也豁达了，身心变化很大，简直是变了一个人，总觉的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我身上真正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我得法不长时间，在单位午休，睡觉时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大手照我的肾部拍来，这只手粉红色，并透亮，当时把我拍醒，我猛地坐起来，回想起刚才这个梦，非常清楚，我马上意识到是师父给我打肾结石呢！（当时我双肾结石，大的象小豆粒，小的象绿豆）我一下子睡意全无，捧起《转法轮》就学了起来。过了几天单位组织妇女检查，我让大夫检查结石，结果结石没了，片子上呈雾状。我惊喜万分，从内心认识到大法太神奇了。从此我坚定的走在大法修炼路上。

二、反迫害证实大法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恶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开始了。早晨炼功时，警察带走了辅导员，我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早饭后，我向单位请了假，找同修切磋，认识到这决不是当地公安局干的了的，一定是上边的指令，我与四名同修决定去北京上访。当时怕心很重，顾虑很多，名、利、情都翻上来了，可是一想到大法，想到同修被抓，正念就出来

我回到家腿都软了，一连几天腿胀痛胀痛的。晚上打开背包看看还剩什么，原来师尊的法像在兜里呢。当时我捧着师父法像泪如雨下。

去掉怕心，清除邪恶宣传画

一次，我去孩子学校接孩子，偶然发现走廊里全是邪党诬蔑大法的宣传画。我就想凭我一个人的力量不行，一次清除不了这么多，我得找个同修帮我。结果拖来拖去一直没去成。我想：不行啊，邪恶宣传画被我发现不是偶然的，当大法蒙难之时我就躲起来任由邪恶毒害可怜的孩子吗？我自己能行！

于是我观察了几天学生退校的时间，看什么时候有空档。临去之前我请妈妈同修给我发正念，也没告诉她我要干什么，担心她的怕心干扰我。我让孩子在走廊等着我，我看住了负责巡楼、锁校门的老大爷。他在三层巡楼时，我就在另一个楼梯口挨个用刀割一层的宣传画，割完了顺手塞到后面暖气片后面。听见他上二楼了，我就马上跑到三层开始割三层的宣传画。还剩三张没割完，孩子吓的直哆嗦，一个劲小声喊我：“妈妈！妈妈！他来了，来了，快走。走啊！”原来大爷听见声音知道三层上来人了，又上来巡视一下。我领着孩子马上下到二层，又割了二层的宣传画，来不及再回三楼割了，因为他马上会锁楼门了，就这样在师尊的呵护下，在同修的正念加持下，完成了这次的除恶。后来三层那三张学校自己拿下去了。

师尊三次给我净化身体

三次净化身体都是睡梦中，第一次我胸口疼的厉害，不知何时入睡的。睡过去之后梦见自己醒了，来到洗手池边，呕吐不停，拿盆接着，吐出一盆白花花、象软体动物的脏东西，吐到盆里还活着呢！后来我想起是在大连吃过活海星之类的，端上桌时腿还在动呢！

第二次净化身体，睡梦中我看见一只大手把我眼球拿了出来，然后用铲刀在我眼眶周围象刮锅底灰一样刮了许多不好的物质，然后又把眼球放了回去。第二天我的眼睛变的清亮起来，看东西不模糊了。我二十岁的时候总觉得眼睛有点象睁不开的样子，很难受，还吃了不少鱼肝油保护眼睛。现在好了，这些毛病都从根上去掉了。

第三次净化身体，那时我牙痛的很厉害，也是梦见自己

弯。我从小家庭条件好，买衣服、比吃穿，几千块钱一件的衣服说买就买。而在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三年，连我节约的同修妈妈都可怜我啦：身上的衬衣衬裤穿坏了也没扔，整个冬天就一件黑棉袄。而在从前，白色的衣服是我最喜欢的，甚至大冬天我穿上一身雪白的衣服，白雪公主一样透亮。

妈妈把人家送她的衬衣裤都给了我。后来我也意识到这样的状态不大符合常人社会了，让知道我的人对大法起不好的印象。每个大法弟子都是法轮大法在世间的形像代言人啊！去年过年，先生给了我一万块钱叫我专门用来买衣服，我还是舍不得花那么多钱，为了应付先生花了三千多块买了一套，剩下的钱自然不必说了。

后来接触了许多经济上遭受邪恶迫害的同修，发现那些同修所过的艰苦生活真的很难。有的同修干一天活挣一天钱，不干活一分钱也没有花的，连饭都吃不上。有的拿出攒了好长时间的零钱交到资料点上。相比之下我却这样的安逸，还有什么资格去不满呢？还时不时的抱怨自己太累、太辛苦？有时还想要放松几天，找个地方轻松的玩一下，旅个游什么的。这都是些什么心啊？这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

在师尊保护下虎口脱险

有一年冬天，我每天下班都带上三、四十份真相资料在回家路上发放。一次到了一个住宅楼大院，我挨个单元发放，往楼上发我总是一口气爬到顶楼，再从上往下走。楼梯间的感应灯一闪一闪的，被门卫发现了。这时我就在最后一个单元，还有七、八份资料没贴上，听见楼下有开门声，我就装起资料往下走，边走边竖起毛衣领口挡住了半拉脸。上来一个中年男子不拿好眼神瞪着我。就在这愣神的工夫，我意识到不好，与他走个对面擦肩而过，离不到一米远的距离他大吼一声：“站住！你是干什么的？”他话一出口，我飞快往楼下跑，他返身追我。我跑到楼门口冲开防盗门，一个胖女人正死死的抵住门口想抓住我，冷不防被我撞了一下，她没拽住我。这时我的腿有点迈不开步了，我马上想：他们追不上我。他们果然被我甩的远远的。到大门口，我一看还有一辆警车在楼下停着，我进院时根本没有这辆车。我跑到大马路上，正是下班高峰人来人往。他们到路口时已经看不见我了。

了。

我们租车来到北京。到北京后看到全国各地的同修们都陆续的赶到。后来警察把我们带到了工人体育场，学员派代表与国家信访办的人谈话。我们要求立即放人，他们说：

“你们先回去，我们尽力答复。”我们不答应，他们就调动武警强行把我们带走，由本地公安、政府人员接回，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六一零」、公安局的人利用一切手段逼迫我写保证，我不写，我说：“我学大法没有错。”

十天后才放我回家。回家后当时看到、听到的都是对大法的栽赃、陷害、造谣之词，真是铺天盖地，人们被谎言毒害着。由于自己的人心过重，加之来自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的无形压力，当时我的承受力达到了极点，真是度日如年。但不管多难，自己始终坚定大法，毫不动摇的坚信大法没有错，师父没有错，但也有一些疑惑，我就加大力度学法。有一次学《转法轮》，学着学着，一段法突然打入脑中：“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的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他好象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你自然能做好，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学到这里我的心豁然开朗，同时感觉到师父帮我去掉很多不好的物质，谜团解开了，身体也轻松了很多。

当年九月的一天，我们在一起交流切磋，被恶人举报，二十五名同修被非法关入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们对犯人与警察以善相待，争取修炼环境，守住自己的心性。后来所长把我们安排到没有监控的号室，我们就可以背法、炼功。有一次，我们大声齐背师父的《洪吟》，声音洪亮，响彻天空，震撼宇宙，各监室的犯人都挤在后窗口听着，望着我们号室，警察们也都笑着看看我们就走了。我们两个女号室，这个背完那个号室接着背。警察们说：“这哪是看守所？这分明是法轮功基地。”过了几天，所里安排我们所有法轮功学员在一起搓玉米，我们悟到这是师父安排我们交流切磋的好机会，我们一边搓玉米，一边交流切磋，每天都溶在法里（现在来看很多地方还是配合了邪恶）。当时我们悟到：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威力就大，能震慑邪恶，邪恶就真的不敢动

你。

二零零二年，我被「六一零」、公安局、单位骗到精神病院非法关押，他们的目地就是用药物破坏我的中枢神经，迫使我写保证，让我放弃修炼。来到这里我就给大夫讲真相，他们不听，给我注射镇静的药，让我睡觉，可是我不但不迷糊，一宿不睡觉也不困。后来他们一看不行就给我换药，七、八个人摁住我强行给我注射一种副作用特别大的不明药物，药性发作时耳鸣、舌短、焦虑不安，坐也坐不住，躺也躺不住，难受极了，正念也没有了，打坐炼功没有一点感觉，稍微意志不坚定就会做出不该的事，后来炼功没感觉我也炼，坐不住、躺不住我就背法。

我将《洪吟》七十二首诗的题目刻在墙上，每天就是炼功背法。来了探视病人的家属我就讲真相，后来我跟大夫要来纸笔写信，信里都是写的大法真相，等到周六、日家属接见时，我就把所有的信发给家属。后来我悟到不能在这里呆了，得赶快出去证实法，于是我就绝食，我把心一横绝到底，他们给灌食、打点滴，我就是不吃饭，五天后他们放我回家。

二零零二年邪党“十六大”前夕，四名同修在我的住处学法，有的同修被跟踪致使我们被绑架，两名同修走脱。我们三人被绑架到派出所，第二天将我送入劳教所，在路上我就给警察讲真相。中午他们在饭店吃饭时我继续讲，他们让我吃饭，我不吃（当时绝食），那个政保干警、迫害法轮功的骨干说：“你别跟我讲了，你放弃我吧。”我的眼泪“唰”一下子流了下来，我说：“你不知道我放弃你的后果是什么吗？”我还接着讲，他半天不说话，我用心跟他讲，他都听进去了，他说：“我们没办法。”

中午一点多来到劳教所，体检时警察将提前在本地开好的假体检证明递给医生，示意不用体检了。我一看是假的，当时就揭露了他们这种恶行和骗人的手段，我说：“大夫，这证明是假的，昨天他们绑架了我，在派出所呆了一宿，今早就送到这里来了，什么时间体检的？你们可千万别听他们的，你看着体检表上都没有日期，他们跟医院互相勾结造的假。”听我这一说，大夫乐了，那个政保警察恼羞成怒，拿起体检表攥巴攥巴放入口袋，然后将我推出屋去，派一个警察看着我。我就在楼道里发正念，当时心里想：师父，我不

开创时间，我会珍惜这个机缘，不怠慢。（待续）

八年来做资料点的修炼历程（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莲花

（接前文）

一切钱财为证实法所用，路越走越宽

我一开始参与做资料时，没有钱，到后来越用越有。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安排的。前几年我的收入在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小城还是很高的。

开始我盘算，我手中有多少钱可以用？一看家里一共有三万，这是我家先生都知道的钱。我想这钱他知道了我就不能动，就拿自己工资收入买耗材、机器之类的。后来又把项链、耳环都拿去卖掉买了光盘，钱还是不够用。

我问自己：我这辈子攒钱为什么？一想不还是要图常人中什么养老、给孩子留点什么的。我自己都有保留钱财的心，同修怎么会放心把钱财放在我手中呢？我为何要执著非要有钱的同修多拿钱呢？同修已经不少付出了，他们也有他们为难的地方啊！我不告诉丈夫他也不知道这钱被我花掉了。等他知道时已经法正人间了，给孩子留什么？让孩子走上修炼真、善、忍的道路才是真正为孩子好。自己的生命能在宇宙中存在，自己的一切不都来源于大法吗？我能回报大法什么呢？这样，我一点点、不断的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当我的心从对钱财有所保留，一直到决定把自己的一切都放在证实大法上的时候，整个情况师父就给安排了。回想这些年，当我缺钱时，单位开始分房子，人人有份，一下子我就得了四万多块。再缺钱时，单位就发奖金，发住房款。这样除了维持家里正常开销，孩子上托儿所、上学、学英语、学画画等，我还是能拿出一部份钱用在救度众生上。后来，单位强制人人都要完成任务，这样我的钱被拿去投资，到后来竟然翻了二倍。师尊把我所花掉的钱两倍还于我，我又把这一切得来的钱毫无保留的用在证实大法上。现在我依然一无所有，但是我还有办法解决证实法所需要的资金。不知道的同修以为我有很多钱，其实不是那样的。我觉的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为我心中有法。

迫害后的头几年，我在生活上真是一百八十度大转

这拿真相资料的。因为只有我和同修甲俩在做《九评》。一次同修甲看到九十多斤的我一下得拎五百多本《九评》书往外送，心疼的落下了眼泪，认为同修们太依靠资料点，不为点上同修着想。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状态是自己的执著心造成的，执著于自己所干的事不想放手。这其实是私心。最后整体上出现了阻碍下面同修主动走证实法，所以在二零零七年秋天，造成我们当地的资料点协调人一共七、八个同修被抓，几个重要的资料点全部处于瘫痪状态。

我才意识到自己多年来一直处于为私的状态中：最开始是因为同修们都是要保护资料点的心，我们都是单线联络，我也乐于不操心下面的事，只想着只要自己做好就行了，剩下的有师父在安排，同修们有法在管，我只要无条件配合同修就行了，把自己封闭在资料点的小圈子里。其实这是多大的一颗指望同修的心啊。回首自己七年多做资料过程中，只想到身边极个别的同修，没有想到整体都提高上去，只想自己这一块提高就行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要是通过学法修心让大家都能发挥自己证实法的作用那能量是无可限量的！

这时丁同修跟我说：怎样才能真正遍地开花？不是说同修要证实法了，我们去给他设置障碍：他资金怎么解决？他有地方吗？或者某某学法状态不好，某某心性不高，某某不适合做真相资料。谁说同修不行呢？师父说他不行了吗？我们不都是从啥也不是中走向成熟的吗？某某地区为啥修的好？我们为什么不行？

同修无私的为整体的心打动了我，于是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在师父的安排下，许多五十多岁的大法弟子都来参与，一下子建立了七、八个资料点。做资料的同修多了起来，会技术的同修也转变观念，尽可能把所会的都拿出来教给大家。从来没做过资料的老年大法弟子现在都能刻录光盘了。有位同修学会自己给打印机改连供管线，也不用指望象从前那样资料在几个固定的同修那里把着，都得上资料点那取。

做资料的同修包袱都没有了，我也变的轻松快乐起来！实在不敢再想象从前累的手腕都不敢拿重东西了。看着身边的许多老年大法弟子学法、炼功精進不停，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是师父看我学法少，炼功少，要我多修自己，给我

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外边还有很多众生等着我救，我不能在这儿呆，一切听师父安排。我从心里发出这一念后，就静静的发正念清除邪恶。心想劳教所是邪恶势力的黑窝，我到这里就是解体邪恶来了，近距离发正念机会难得，一点时间也舍不得浪费。

一会儿大夫就把我叫到屋里体检，让警察都出去，大夫跟我说：“你喝点水，我给你检查，如果身体不好你就可以回家。”我看大夫挺善良的，就给他讲真相。检查完，大夫把警察叫到屋里来，告诉他们我的病情严重，从片子里看子宫肌瘤（怀疑是恶性的）、肾结石都很严重（但我心里很明白并没有病，都是假相），下一步就等所里决定是走是留。我求师父给我安排清除邪恶的机会。不一会儿他们让我在车里等着，他们抱着好几条烟上楼商量此事，我心想送礼也没用，一切有师父说了算。再看他们这一切做法，无非是小孩把戏，我坚定的相信师父，然后就求师父加持发正念。

一会儿，司机问我：“大姐，你是不是一发功就有病，回到家就好？”（他把我发正念叫发功，因为去年他们送我到这儿来，也是因为身体不好拒收），我笑着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赶快发正念，心想在这关键时刻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真相以后有机会再讲吧。我就继续发正念，大约半个小时左右，他们抱着烟下楼来了，跟司机说：“回去。”在回家的路上我哭了，我深深的感受到师父的承受和对弟子的呵护。

回来后，他们不让我回家，又把我关入看守所，借口是要开“十六大”，怕我上北京。到看守所，所长跟我说：“这一次你得配合我们。”我说：“上一次我配合了你们，你们非法关了我十个月，致使我夫离子散，停止工作。这次我不但不配合你们，相反你们还得配合我，因为我在这里呆一天，你们就犯一天的罪，我呆的时间越长，你们犯的罪就越大，对大法犯罪将来你们都偿还不了。我为你们好。你们想办法让我出去，你们没权放我，可你们有权向公安局报告（当时我还在绝食），如果我出了问题你们都得负责任。话跟你们讲明白了，也是为解脱你们。”当时我的心完全是为他们好，所长高兴的连说：“好！好！”果然他们一天两次电话向公安局报告，第四天让单位同事把我接回单位，他们想让单位继续看着我。我跟单位的人说：“你们赶快放了

我，我不忍心看着你们犯罪，迫害大法将来罪会很大的，我为你们好。”一小时后他们叫司机把我送回家。

回家后公安局政保科长把我家属叫去，说我病的很厉害，让我去北京看病，我听说后心想，这是他们的又一招，想以此软禁我，当家人逼我去医院治疗时，我就说：“你们相信的是科学，我相信的是大法，我不去。”他们说：“好！好！好！你相信大法，不去就算了。”后来我就用此跟家人洪法、讲真相，他们也觉的奇怪，这么重的“病”，一点事没有。那时候公安局的人在外传言说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到现在我还活的好好的，并且这些年我天天东奔西跑忙于救人，从未感觉累过，这一切常人是理解不了的。

三、发正念，解体邪恶

自从师父让我们发正念清除邪恶起，我就在法上认识：发正念是大法弟子助师正法义不容辞的责任，清除邪恶是为了正法，救度众生。开始我就一点一发，每天二十二～二十四个整点几乎不落（因为我一个人住，有这个条件）。师父让我在发正念时有感知，我看不见另外空间，但有时能感觉到另外空间，于是我就多发，一有时间就发，特殊时候长时间发正念。由于我重视发正念，也多次清除邪恶的安排。

二零零一年「四二五」那天，我与同修去市里，他去给公公买药，我到上级单位找工作，当时由于做事的基点不正，让邪恶钻了空子，我俩在路边等车，被警察误认为去北京，就把我俩绑架到派出所。进去后我们就给他们讲真相，把带着的真相资料给他们看，有的听，有的不听，甚至有的还胡说八道。同修对我说：“别跟他们讲了，发正念。”我一想也对，跟他们讲不通就发正念。于是我俩在派出所大院中间盘坐发正念，不灭尽邪恶不罢休。一会儿他们就回屋里去了，派出所大门敞着，来往的人很多，都看着我俩，有的说：“法轮功上派出所院里炼功来了。”大约四十分钟过去了，我单位办公室主任和司机来接我回家。同修因没坚持到底，结果让我回家不让她走，我回家后立即帮助她发正念，等到下午两点多她被放回家。

除了自己发正念，我还帮助同修发正念。有一次夜间一点多突然醒来，没有睡意，我就发正念，发着发着意念到一同修那里觉的不好，我就清除她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及生命，发了将近一个小时，直到感觉到她没事了就停下来了。

给他们打下手，可以传送资料。在他们的参与下，资料成倍增长，供不应求，《明慧周刊》由每周十本增长到每周七、八十本，最高峰发展到每周一百二十多本；真相资料最多能供应二、三百同修，每周能有上千份，还开始了少量彩色印刷。也许是我的依赖心滋长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乙同修夫妇突然宣布要离开，可我还没太用心去学我应知应会的。

而这时，师尊讲法来了，孩子突然发高烧，丈夫是常人值夜班去了。我想：这个时候发烧？一定是旧势力干扰，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邪恶生命利用孩子阻止我做大法的事。发完正念，再一量体温，宝宝体温马上降到36.5度，正常。我万分感念师尊无边法力。我让座机电话呈现没挂好状态，收拾水瓶、暖瓶、棉被、衣物、玩具，左胳膊，右胳膊连脖子上都是兜子，背上孩子，下楼去装了两包复印纸就去了资料点。在地上搭个地铺哄睡了孩子，我开始边看边排版，那个网页格式的空档怎么也上不去。一直到凌晨三点，孩子体温又上升了，我只好停下：“对不起同修了，我就这么大能耐，排不好了。”我又在天亮之前返回家中，胡同里没有车，大冬天抱着孩子走了好远，实在抱不动了，一点劲儿也没有了。这时，师尊法身派了一个常人走到我身边说：“我来帮你拎东西。”

二零零四年，明慧网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这时我们淘汰了体积大、重量四百多斤的巨型一体机，因为搬运维修实在太不方便、安全。在摸索中买了十多台各式各样的小机器，开始用彩色喷墨机逐渐代替黑白的。至二零零五年，真相资料完全都是彩色的了，几个重要的家庭资料点逐步完善起来。

二零零五年，开始做《九评》书。因为是手工装订，当时的机器设备也不是很先进，所以工序繁琐，印完要拣页、切开、装订、再压平订书钉，再用双面胶贴书边，再贴皮，最后再切边。平时一干活就是一个笔记本电脑带着四、五台机器同时运转。

时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在师父的安排下，有一年半的时间里，我都是每个月上半个月班。我和甲同修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印制《九评》书不计其数，保守估算也有六千本之多。一切耗材纸张都是我们俩人自行解决。一到缺钱时，师父就会安排同修三千、五千的送过来。外地同修也有上我们

跑水了，跑下来好几层。我去开门，门打不开了。原来房主找不到我们，又进不去屋，他就把另一个暗锁给锁了。这时我的第一念就是一定要保住资料点。我马上找到甲同修，先发正念，又商量办法，准备问邻居打听到房东的住处去取钥匙。邻居正给派出所打电话报警，要求警察撬门入室呢。真是好险，再晚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发正念：不许警察进屋看，因为屋里电脑、复印机、光盘、师父法像什么都有，都在明面上摆着。结果警察真的不进屋，站在门口说：“我们不看，我们不看！”

那么大的泥汤水，可是淌到机器和复印纸边就象被什么东西隔开了，凝固在那里，纸都没有损失几张。而楼下床被都湿透好几床，地板都鼓起来了。没有师尊的慈悲呵护，我们怎能闯过这一关？

还有一次，我往资料点去，发现走廊里气氛不对劲，走廊两边都是人，楼上还传来砸门的声音：开门开门，快开门！我没警觉，还往上走，抬头一看有人正在砸资料点左边那家房门。这时旁边一个人冲我说：这丫头走错了吧？我一看，原来他们里面都穿着警服呢！我忙说：“走错了，走错了！”头也不抬就离开那里了。好几天的功夫，我在资料点周围徘徊没有上去，天黑了还去观察到底资料点咋样。后来拦住从里面出来的一对夫妇打听：前几天这里出什么事啦？那么多便衣抓谁呢？人家告诉我说：是在查私接供热线的。幸亏师父叫那人点化我离开这里。

去私心整体提高 资料点遍地开花

甲同修跑来跑去给同修送资料，几个同修一次也就拿个几十份资料。甲同修发一部份，剩下三分之二，我就找其他同修和我一起发，时间长了，我向内找，一看自己原来也有怕被抓的心，总想有同修陪我去。我就背师父讲法，克服怕心，自己去发，一两个小时的功夫能发二、三百份资料。

往外贴光盘时，我听说某个楼曾有炼法轮功的，就往她家门上贴，让她知道大法弟子都在做什么，让她着急找人要资料。就这样一想，后来就听说有同修捡到天安门自焚伪案光盘，家里没有影碟机就借别人家的看。我听了觉得很欣慰，这一切都有师父安排。

后来，乙同修夫妇答应在点上承担起做资料的重担，我开心极了。他们有时间、有技术、懂电脑、心性高，我可以

第二天正巧在街上碰到这位同修，她就给我讲了昨天晚上十二点发完正念后与一同修去发真相资料、贴标语，正贴着被查夜的人跟踪，要举报他们，同修就跟他讲真相，另一个同修发正念，结果纠缠了好长时间才摆脱。她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就把昨天发正念的事跟她讲了，我说：“我们如果都重视发正念，再加上师父的点悟，我们会减少很多损失，避免一些迫害，救度更多的人。”

今年奥运期间，看到很多同修被绑架，损失很大，我觉的跟同修们不重视发正念有很大关系。我们还在修炼中，修好自己，走正我们的路这固然重要，在法理上明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重视发正念同样重要。

奥运期间，有一天早上没打坐，下午打坐，不一会感觉一下子定住了，被能量场包围着，觉的法轮在身体周围转。我一下警觉了，总觉的是师父在点悟我什么。我不打坐了，改发正念，我一立掌感觉自己空间场不好，就请师父加持，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及因素。发了四十多分钟正念，感觉空间场清亮多了，才停下来，傍晚同修告诉我，你得注意点，听常人说：他们注意你了。下午发正念把他们都解体了，我说：“放心吧！没事了。”

今年十月一日前，有一次发正念，一念到了儿子那里，感觉不太好，我就清理空间场中的邪恶因素，发了两次正念。过了几天，孩子他爸过来说：“十月二日儿子去市里送同学回来太晚了，大概晚上十一点多了，他开车在国道上回家，开着开着睡着了，真危险，撞在一棵大树上，把车撞坏了，儿子嘴唇破了点，别处都没事，没有什么伤。”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是你妈学大法，大法师父保护你，不然你的命早没了。他接着说：“哪天叫孩子过来给师父磕头。”我说：“行，磕就磕吧，不磕也行，多给他讲讲大法真相更好，师父就看你们对大法的心。”

由于迫害，我们被迫离婚，儿子跟他爸过，我们接触的机会毕竟少了，只要他们过来，我就跟他们讲真相。孩子他爸有时也要师父讲法看，师父也管着他们，几次危险都帮他们化解了。师父真是太慈悲了。我对他们说：“你们以后千万别做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

四、讲真相，救度众生

几年来，我们利用着各种形式讲真相、救度着被谎言毒

害的众生。前几年资料少，我主要是贴标语、喷字，这种形式不能使众生全面了解真相，但在当时对震慑邪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没了再贴，常年不断。我们走遍了大街小巷、农村、乡镇，“法轮大法好”的标语到处可见。

后来我就面对面讲真相，走出了自己的路。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大纪元发表社论《九评共产党》，我认识到这是师父正法的新形势，必须大量的推广《九评》。由于当时《九评》数量少，我们只好面对面发，每天书包里带十本、二十本，有机会就发，尤其赶集上店走亲访友，田间地头都利用起来，发《九评》同时帮三退，尤其是红白喜事更是讲真相的好机会。

前年春天我舅母去世。姥姥村里我有好多认识的人，同学、我教书时认识的老师、亲戚，这些人我得救他们。临去前，我准备了一大书包真相资料、光盘，就是思想中有一点障碍：老舅是村干部，表弟在法院上班，但我给他们讲过真相，这次怕他们干扰。我去了以后，求师父安排机会。

我与母亲他们租车去的。一进村，老舅正在村头接我们。我提一书包资料，老舅接过书包，一掂够沉的，他就乐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告诉老舅给我放好。

我舅母从小很疼爱我们，悼念她，我真心哭了。我一哭也把几个弟媳带动的泪流满面，他们把我扶起来问这问那，很关心我，我借机会给他们讲起真相来，并当场劝退十几人。农村办丧事很热闹，我的同学、认识的老师、很多熟人都在场，我给他们讲了真相，并三退。晚上我去一同学家，他看我来了很高兴，说了一会常人话。开始讲真相，一会又来了几个同学，都是师父安排来的，我把资料、光盘分给他们，他们当时就播放看起来，我帮他们都退了，说了一会话我就走了。出殡的那天，天气很好，我表弟单位、公安局、乡政府来了很多人悼唁，有我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我抓住一切机会救他们。这次吊丧共退四十人，一书包资料也都发给他们，我表弟几次看见都装没看见，他一点也没干扰。

利用钱币讲真相。有一次一同修拿来五百多元零钱换整钱，这件事让我遇到也不是偶然的，这一定是师父安排我在人民币上写真相短语。悟到就做，我把这些零钱工工整整的写真相短语，以后不管是哪个渠道到我手的零钱，我都不放过，写上真相，然后买东西花掉。

法呢，正好去赶紧印完，于是答道：“是你让我走的，我走了！”我返回资料点，印完了讲法又印传单，一直印到晚上十点，一直没吃饭也不觉的饿。那时不懂，一点隔音装置都没有，也没有想邻居会不会听到、楼上楼下会不会怀疑。我把传单用红皮信封装好，背了满满一书包，换上靴子，外面刚下过雨，深一脚浅一脚的上路了。走到漆黑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见，我出声的背着：“世间大罗汉神鬼惧十分”（《洪吟》〈威德〉）。就这样克制着自己的怕心，把一份份资料送出去。天亮的时候，我回家了。

师父慈悲呵护资料点

二零零二年七月，隔壁邻居总来敲门让搬家。后来一问，房东出远门时委托隔壁给照看房子，隔壁想从房租钱中捞一些油水，要把我撵走。当时没有手机，我又不是每天都去，隔三差五的去一趟。有一天，突然看到资料点房门上有字条：限期三日内马上搬家，否则后果自负！我吓出一身冷汗：往哪儿搬？这么多东西放哪儿？那时全单位都知道我炼法轮功，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我直接把电脑等物品搬到单位办公室。就这样仅用了一天时间把东西寄放到各处。第二天一大早我去隔壁交钥匙，发现房门被撬开，门锁已换。我庆幸不已，心里感激师父：师父啊，没有您，这个点就被邪恶破坏了！

过了一个多月，资料点才找到合适房子搬了进去。开门搬东西时，总有人好象被邪恶指使人似的伸脑袋看一看。我心里想着：为了大法豁出去了，邪恶你先别抓我，要抓也得等我再救一千人，我也值个了。没几天，一千多份资料救人去了。我又想：邪恶你先别抓我，等我再做二千吧，我再多救几个再说！那时一点也没意识到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连旧势力是什么都有点糊里糊涂，反正知道做资料是对的。一直到了二零零三年，我才知道我救度众生决不允许旧势力迫害，在救度众生的问题上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

那时我做光盘，用一台刻录机，用最笨的办法，先读取原碟再复制光盘，做一张要十分钟，做了一千张天安门自焚光盘，不知耗费了多长时间。我一边看着机器一边看师父讲法，觉的苦中有乐。

有一次，我在单位加班，甲同修也忘记了去资料点上。等我去时，发现走廊都是湿的，听说给供热水时阀门没关，

各位同修好。今天我把自己修炼十多年来的心得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能够拥有这万古机缘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徒的喜悦。同时感谢师尊生命再造之恩，弟子当不负师尊苦度，勇猛精进，与全世界大法弟子共同迎接法正人间的到来。

一九九七年，还未成家的我却以辛酸和痛苦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拥有优越的家庭环境、常人羡慕的工作、又是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孩，可是美好人生却距离我那样遥远，我向往的爱情在残酷的现实社会变的灰飞烟灭，当我割脉自杀的时候，是大法挽救了我的生命。从此我走上修炼道路，开始了生命升华、返本归真。

一定要让同修都能看到师父的经文、明慧周刊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我的婶娘同修成了我们当地资料来源的唯一渠道。那时我已成家，孩子一岁多的时候，有时我拿起喷筒半夜去喷“法轮大法好”，有时去楼道里张贴真相资料，出不去时就读《转法轮》，一边念一边看孩子，双休日有时能念上一整天。

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一年，婶娘两次被邪恶非法抓捕劳教。我心中反而更升起无比坚定的正念。我对师父说：“师父，您放心，无论刀山火海，弟子一定让同修都能看到经文、周刊，不让同修落下！”

可我不懂技术，只认识二、三个比较引人注目的同修，他们还随时可能被邪恶抓捕。就在这时，师尊安排我见到了现在合作的老搭档甲同修。甲同修五十多岁，正念很足，“七·二零”以后进京上访平安回家，一听我说做资料，就说她要负责往外送。我拿了仅有的七千块钱，卖了妈妈陪嫁的手镯，买了一台二手复印机和十箱复印纸。乙同修租了房，我把东西搬进去。第一个资料点就这样成立了。隔不几天乙就被邪恶抓走了。甲来找我，说安全第一，那个点不能要了。我悄悄擦干眼泪：只要我还活着，资料点就不能损失。就这样我白天上班，利用仅有的一点空闲时间去资料点干点活。没几天乙同修就平安回来了。

记得一次师尊讲法发表，我午休时去资料点复印，没印完。晚上下班又去，回家时已六点半多。一进家门，丈夫抱着孩子，拿着拖鞋，“咣当”一下砸在我身边门框上，骂道：滚！永远别再回来。我心里一乐，同修都急等着师尊讲

还有很多体会，太多了，就是几天几夜也写不完师父对弟子、对众生的慈悲呵护以及付出与承受的一切，师父真是太伟大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信师信法 精进不停

文 / 东北大法弟子

首先借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的机会，向我们的慈悲伟大的师尊问好！向全世界所有大法弟子问好！

下面把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

一、得法、实修

一九九四年八月初的一天早晨，我领着女儿去公园散步，当我来到法轮大法炼功点时，不知不觉的停住了脚步，请了《法轮功》一书。书中的法理深深的打动了我，从此以后我就走上了大法修炼的道路。

经过短短的几个月，我身上长年患有的低血压、气鼓胀、贫血等久治不愈的病都不翼而飞。大法的超常坚定了我修炼的决心，心里默默的想，不管修炼路上多么艰难，我都要跟定师尊走到底，哪怕舍弃生命也不回头。

在那些日子里，我高兴的象孩子似的，早上从炼功点回来，一路上感到身体轻的要飘起来，常常我张开双臂，闭上双眼好象真的在天上飞，舒服极了。心里充满了对大法的无限感激。这么好的功法，不告诉别人，那太自私了，于是我将妈妈、妻子、侄子及同事等都引导上了修炼之路（其实是师父的安排）。

我时时处处按「真、善、忍」来严格要求自己，「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转法轮》），祥和的去对待身边的人，原来不平静的家庭和睦了，在单位任劳任怨，大法彻底的改变了我。炼功更是刻苦，第五套功法双盘打坐对我这个从来没有盘过腿的男人来说，可以说是含着眼泪闯过来的。

二、维护法，进京证实法

法轮大法以人传人，心传心的独特方式快速传播着，得法的人数增长速度是难以想象的。从我们炼功点来说，由原来的七、八个人到九九年七二零已达到一百三十多人。江罗

一伙出于妒嫉心，不断无端的给大法栽赃抹黑，首先指使国内各种刊物来攻击污蔑法轮大法，当时我用自己切身修炼体会分别去信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使人心向善的高德大法，对国家对社会百利而无一害，不要这样对待他。当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事情不是那样简单，但是大法已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扎下了根，无论任何压力都不能动摇修炼到底和维护法的决心。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前一天，听到了中共邪党要对法轮功镇压的消息后，我不敢相信是真的，但根据那些日子里的一些反常现象，有些担心。邪党如果真这样做，会影响多少人得法呀，在班上同修打电话告诉我，很多大法弟子都在省委门口反映情况，要求政府不要这样做。我一听说心就飞到省委，我是大法中的一份子，要参加这次自发的行动，于是我请了假，马上来到省委。

这里街道旁，胡同里，到处都是大法弟子，人山人海，连外五县、附近农村的都来了，有的女同修抱着几个月的孩子，但秩序井然有序，车辆畅通无阻。那场面真让人感动，大家都在安静的等待省委能接见我们。省委门口站岗执勤的，不让我们进去，大家希望政府能改变错误的做法，让这些事事按「真、善、忍」去做的善良群体有一个修炼的环境。我认识的同修都来了，要求省委接见我们的消息如石沉大海，别说接见我们，连个人影也看不到。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还调来很多大客车，将聚集在省委门口的大法弟子强行推上车，拉到城边的警察学校大院，装不下后又一车一车拉去离省城很远的地方，把人撵下车后，开车飞驰而去。这样到了晚上我们只好回家了。第二天我没上班，直奔省委，省委还是不见我们。这时很多人看到天上到处是五颜六色的大法轮，非常壮观，后来又飘落下来落在大法弟子身上，在场的人都不约而同的鼓起掌来。

几年的修炼历程，我深知法轮大法是使人身体健康、道德回升的正法，放弃大法那绝不是我的选择，也不可能躲在家里偷着炼，我要向各级政府讲清法轮功的无限美好，劝国家收回取缔法轮功的决定，但是又不知道具体怎么去做。我寝食难安。此时心里总是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好的功法遭到了如此不公的对待，而危害国家的坏人却没有人管，真是好坏不分，善恶颠倒！

在我屋里无理抄家，翻箱倒柜，抄到两份真相册子，师父经文在樑子里，邪恶就是看不见。一警察还在厨柜里翻出七百多元钱，我大声制止到：“那是我做生意找人的零钱，不准动我的。”其中一个所长连说了两遍：“美金（钱）不动人家的啊，美金不动人家的啊。”这样镇住那警察没敢乱来，把钱放回了原处。几个恶警临走时丢下一句：明天听通知。我想，你邪恶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你的通知对大法弟子不起作用。

我老伴因被邪党整怕了，有些紧张。我给老伴壮胆说：不怕，你一概就说不知道，叫他们问我好了。他们找我老伴到派出所去没问出个啥，又喊我去问话，问横幅谁挂的。我说：那谁知道啊。他们又问资料哪来的，我说捡的两份。恶警察阴阳怪气的说：就你捡的到？！在哪捡的？我说去进货时在大桥上捡的，因大桥上南来北往的车辆多。恶警察也没辙了，就威胁我说：“再不老实交待就送‘六一零’（迫害法轮功的恐怖组织）。”我当时没有一点怕心，就看到有三种颜色的法轮在派出所的上空飞旋，好美啊。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就更加胆壮了。

我集中精力发出强大正念，解体操控派出所警察迫害我的一切邪恶。邪恶一无所获，就自找台阶说：“回去帮我们查一查，看是哪个挂的，再告诉我们。”就把我放回来了。

过了几天，来了一个警察到我家问我查到没，我说：我到哪里查去，我大门不出，也不晓得方向。他说：就在自由市场那里挂的，我说我不知道。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以上是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做了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我深知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是我来在世间的使命，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休想阻挡我前进的路，说到底就一句话：助师正法救众生，这条路我走定了！

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谢谢各位同修！

合十。

八年来做资料点的修炼历程（上）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莲花

慈悲伟大的师尊：您好！

看，该是多么殊胜啊！

魔难挡不住我讲真相救人

二零零六年的一天，我们镇上的电影院放电影，我想那里人多正是救人的好机会，就带了些资料在电影院大门的台阶下面发了一些。第二天还放电影，我就带了资料走到台阶上面大门前的平台上打算发给熟人。等了一会儿没看见熟人，便走下台阶，谁知脚下一滑重重的摔倒在台阶上。一妇女连忙将我扶起来，很和善的说：您怎么不慢点呢？我说没事，谢过那妇女就离开了电影院。我悟到可能师父点化我，让我理智的做，别被邪恶钻空子。于是我坚持忍着痛一边发正念，一边走到小镇的另一头去发完了资料才回家。

第二天早上，我感觉浑身疼痛，尤其是手腕肿一个紫黑色的大包。我坚持听法，发正念，炼功，坚持料理日常事务，用一只手洗衣，实在有难度的活就让老伴帮帮手。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三天就消了肿。

第三天晚上，一同修来鼓励我不要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主动出去走走（指讲真相）。第四天早上，我就真的出去讲了一圈真相，效果还很好，回来果然不怎么疼了。此后，我就一切恢复正常，又象往常一样投入到正法洪流中去了。

去年农历二月的一个晚上，我与同修一起去一个乡村发资料。雨后天晴，农村路不容易干，路上一大坑水，我以为是路面，一脚踩下去重重摔倒在地，爬也爬不起来，同修过来拉我，一拉一滑又连续滑倒几次才拉起来。这时我上半边身子全是泥巴，但我们还是坚持把资料发完，已是半夜过了。当发完资料后，很巧来了一辆摩托车把我们带回家，我们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

正念否定迫害

一天晚上，我和另一名五十多岁的女同修悬挂“法轮大法好”的大型真相横幅。因菜场来往人多，我们就选在菜场一头的入口处，正好菜场过道两边各有一根四十厘米见方的铁柱子，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迅速的爬上两人多高的铁柱子，将横幅挂了上去。第二天金光闪闪的横幅向众生展示了六个多小时，很多世人看到这个横幅，明白了真相。早上来了一警察到我家，问我知不知道横幅的事，我说不知道，他就走了。

到了晚上，来了四个警察，其中有两个是派出所所长，

那些日子，我每天几乎都做同一个梦，大意是：全班学生考试，唯我干着急答不出一个字来，我悟到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了，我要走出去，我要进京向中央反映我们大法弟子的心声，当面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取缔法轮功是错误的。当我的决心下定之后，心情一下稳定下来，我把去北京的想法告诉妻子（同修）后，她看出我的决心，基本上没有反对，对我说，向中央反映情况后，马上回来。

第二天下午，我把家中剩余的活干完，妻子带着女儿到外地看病还没回来，八十多岁的母亲也去姐姐家串门未归，我不知道这一走出去会遇到什么情况，还能不能回来见到她们，但我不能只想着家，亲人团聚，看到宇宙大法遭到破坏而不顾，为了维护法轮大法我要放下这一切。望着空荡荡的屋子，我毅然地迈出家门，与另一个同修直奔火车站。随着火车长鸣一声的启动，常人的一切我已全部抛到脑后，此时我只想立刻赶到北京，从此以后我要把自己的一切全部交给大法，我对同修说，这一步一定要走到底，不管多大的困难也不回头，大法弟子只有证实法这一条路。

当我从北京南站出来，顿时感到身体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好象是在天上飘着走，我知道来北京是对的，是师父在鼓励我。很多大法弟子到中央信访办为法轮功上访，信访办有意设在永定门附近一个很偏僻不着眼的窄小胡同里，外地人很难找的到。即使这样，为制止大法弟子上访，全国各地方便衣警察早就布置在通向胡同小道的两侧，是哪的大法弟子直接就被本地便衣警察推上车送回去拘留。来到这里上访的大法弟子几乎全部在信访办门前抓走了，根本无法达到我们的愿望。面对这种情况，每个大法弟子丝毫没有退却，这里每个大法弟子都有来京过程中催人落泪的动人故事，他（她）们都有一个完整美好的家、舒适的工作，为了去北京证实法，有的平时看起来软弱的女子，为了大法不顾随时临产的危险；有的东北偏远农村妇女，克服了从未出过远门走过黑路等各种困难，因买不起火车票只好步行；有的骑着破旧的自行车，不顾烈日当头日夜兼程，就是为表达一句心中的话：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可是到北京还没等说话就被抓回去了。那时的北京到处设关卡，堵截大法弟子，不容大法弟子到北京。

从全国各地来的大法弟子每人一天吃饭不过二到三元钱，睡在马路旁，喝的是自来水，即使这样还有时因无钱吃不上饭。我把自己带来的钱送给那些吃饭困难的同修，以解决暂时的困难。在证实法的同时，也熔炼了自己，我在飞速的升华着，当我有怕心时，就背《无存》、《威德》来加强自己的正念。

在北京证实法的两个月期间，为了躲避北京经常性的大搜查，我曾经频繁的移动住宿，如北京的肖村、马家堡、草地里，永南桥下的水泥管里，八大处的山上，网上同修提到的玉渊潭公园旁的小屋、工棚等我都住过。我曾经与另两个大法弟子到霸州市进行切磋，后来他们有十多个人进京加入证实法的行列。其中有一个大法弟子卖掉了唯一维持家里生活的烧饼炉，一家三口来到北京，有两人关上商店的大门来到北京，同修们为维护大法能坦然放下自我的崇高境界，深深的打动了我。想想自己有时还担心家中年岁已高的母亲怕没人照顾，女儿上学没人陪伴，看看同修，为了法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从那以后我身体轻松，放下常人一切之心的感觉真好。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见人就讲大法真相，告诉所有北京人法轮大法好，北京各个角落都有我们讲真相证实法的足迹，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并同情大法弟子。

后来我被北京便衣警察抓住，被关进刚建完的房子里，在湿漉漉的水泥地面上坐了两天，才被地方驻北京办事处的人接走，在那里把我和另一个女同修一起铐在沙发上坐了一夜。第二天他们把非法抓来的大法弟子集中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中年恶警戴着一付眼镜，双眼露着凶光，说：我是市公安局第六刑警队队长，我姓王，我对付你们有的是办法，知道我为什么敢这么做吗？因为我脊梁骨有一根大棒子支着，这根棒子就是××党。

这样我被带到火车上，火车到站后，直接被送到分局。一个警察问我，你还想去北京吗？我立刻回答说：作为公民向国家反映情况是没有错的。这个警察走了以后，过来一个五十岁左右矮胖的恶警，抽下我的裤腰皮带，折在一起，对我说：刚才我听你说上北京没错，我看你是欠打。他满脸横肉瞪着眼睛，让我低下头，接着就对准我的头左右开弓，甩开膀子，使足了劲，累的呼呼的喘气，直到把手中的皮带打断才住手，好象他与我有几世仇恨似的。由于我已放下一

人，那照相的人以前认识我，就走到我跟前问：“你们是炼法轮功的吗？”我说是的。过了一会儿，我女婿去了，找他们放人。后来出来一个所长，自找台阶下说：“你们今天是初次，就把你们放了。”就这样我们在师父慈悲呵护下堂堂正正回家了。

我们劝退不分职业，不分身份，只要是生命都救度，不带任何人的观念和怕心。有一次，我和甲同修结伴，在乡下一个垅子（里面有大约十几户人家）讲真相，这时候来了一个男子，我们随即给他讲真相，旁边一个妇女说：他是书记呢！我说，原来是书记啊，那更要退出邪党。那书记很乐意的签字退出了邪党。

有一天，我们在某地劝退了四十几人，边讲真相、边劝退、边发资料，有《九评》，还有揭露江××罪状的小册子、光盘等资料。这时来了一个骑摩托车的男子，我们先给他护身符，他乐意的接受了。我们又劝他退党。他问为什么要退？我们就讲：“人不治天治，共产恶党干了那么多坏事，老天要收拾它哩。”那位男子一边签名一边说：“我就是没本事（能力）对付共产邪党，我要有本事，早就对它不客气了。”可见世人对中共邪党早已深恶痛绝。这更增加了我们劝三退的信心。

学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也是我们应该救度的对像，因此我们经常向学生劝退。有个星期六，那天很热，我和另一同修在一条路上走了很远，就坐在大路边歇一会儿，一群群的学生向我们走来，我们对他们每个人讲天要灭邪党、赶快退出邪党组织保命的真相。这样很顺利，这几十个学生都退出了邪党组织。

还有一次，五个男孩（中学生）坐在一颗大垂柳树上嬉戏玩耍。同修去另一处劝退，我走到树下对他们说：学生们，你们下来，我给你们好东西，是真相护身符，你们戴上保平安、读书顺畅，对你们考大学都有好处，你们将来都考大学啊。边说边把真相护身符给他们递上去。他们接过真相护身符，高兴的不得了。我又进一步劝退说：你们如果入了队、入了团的就赶紧退了，退了是保生命的啊。我又把笔和纸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把名字写好。就这样，他们高高兴兴的退了，给他们办完这一切，孩子们依然在树上高高兴兴的玩耍，五个生命在这样的场景中被救度，这在另外空间里

紧一切时间救人。

传《九评》劝三退广救世人

自从《九评共产党》在大纪元网站发表后，我地学员认识到这是揭露中共邪恶、救度众生的又一利器。我们每次都带上《九评》和真相小册子到农村去讲真相劝三退。我们或两个或三个同修结伴而行，互相配合，一人讲真相劝三退，其他人就发正念清理干扰众生了解真相的邪恶因素。我们经常到几个乡镇去劝三退，最多一天劝退四十多人，通常都能劝退二、三十人，最少也能劝退十人。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在保城的公路上，看到去上晚自习的高中学生从我们面前经过，就问他们：“娃儿们，你们入过团入过队没？”他们有的答入过团，有的没加入，但都入了队。我和同修就告诉他们：你们赶快退了吧，退了就保性命的哩，共产邪党做了很多坏事，现在天要灭它，不退出来要跟它一起遭毁灭的，很危险哩！他（她）们听明白后，当时就退了。因我们不会写字，名字都是他们自己写。

有一次，我们到另一个地方去劝三退。那天是三个老年同修一起去的，有一同修是第一次走出来。开始劝退效果很好，这个同修生了欢喜心，一时间被邪恶钻了空子。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是个村长，他听学生说我们在劝三退，就从后面赶来把我们拦住。当时有一个同修走脱了；我们发正念，请师父加持。那村长打电话报派出所，还招来五个大个子的学生看着我们，并恶狠狠的说：“她们要跑就给我打，打死法轮功不要紧的”。五个不明真相的学生就坐在一个搁帘子晒棉花的架上看着我们。那架子是用碗口粗的树扎成的，很结实。我们不停的发正念，不一会儿，那树突然齐刷刷断了，五个学生都一齐摔在地上，那村长连说我们师父发功了，然后就蹲在地上再也没有吭声。

当时还有一个婆婆因听信邪党谎言，在那里使劲骂我们，骂的很难听。我们很平和劝说她：“婆婆，您别误会，我们是来救人的。”谁知那婆婆骂的更凶。我们就不停的发正念。后来警车把我和另一名同修非法劫持到派出所，那村长也跟了去，但谁也不理他，他在那里蹲了一会儿，实在无趣就灰溜溜的走了。

在派出所里，警察问我们资料是从哪里来的，跑的是谁，还要给我们照像，我们不配合。邪恶是在照相馆里请的

切，没有怕心，当时我想，从进京到现在为了证实法我虽然受了很多苦，我无怨无悔，心里也从来不怨恨任何人，包括打过骂过我的人。矮胖恶警还不甘心，又让我站在墙角，弯腰九十度（开飞机）撅着。直到我眼冒金星昏倒在地，才让我面向墙站着。晚上用车把我和另一女同修送去拘留所，在车里女同修问我：打的很疼吧？我说：不疼，只感觉脸和头热呼呼的。她又说：你的头肿的很大，耳朵与脸都被打成紫色了，还不疼吗？我当时在旁边很害怕。我说：不怕，我们大法弟子修的是正法，怕什么？后来我才悟到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这更坚定了我证实法走到底的信心。

在拘留所里，大法弟子整天背法。一个大法弟子在被窝里借着灯光，把「论语」写下来让我背，我从那天开始背会了「论语」，一直背到今天，每当我背的时候就想起了同修为我在艰难的情况下抄写「论语」的情景。拘留所一天两顿饭，每顿饭只发给一个大眼苞米面窝窝头，再加一小盆汤，在这里我总是乐呵呵的，向犯人讲真相与大法的美好，使很多人由不理解到理解大法。

拘留十五天后，因拒绝写不去北京的保证，我又被第二次非法拘留十天。我从家走出来进京证实法直到释放回家，正好是一百天。我在北京期间，单位派出两人到北京找我回单位上班，我妻子也两次去北京找我回家，家中八十多岁的母亲为远离千里外的儿子担心，多次捎信叫我回到她老人家的身边，这都没有动摇我在北京证实大法的坚定之心，因为我是大法中的一个粒子，是法的一部份。在大法需要我的时候，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做到了放下个人一切来维护大法，尽一个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

三、信师信法

大法弟子的坚定正念是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的，因为正念来自法中。在邪党极其疯狂的迫害大法弟子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恐惧过，始终按照师尊要求去做，利用各种可利用的方式向众生讲清真相。白天打工（原工作单位在我去北京期间将我工作开除），早晚为救度众生，出去散发大法真相材料，有时可发几百份。在周围不断传来同修被非法抓捕受迫害的消息，虽然我有时产生怕心，但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就不断的用法来归正自己，排除干扰，仍然出去做我应该做的事。

一天是休息日，我准备出去办事，带一些材料准备在路上发放。不幸被便衣刑警抓到分局刑警队。他们在我身上搜出还没来的及发出去的四十多份真相材料，记的其中一份是专门曝光恶警迫害大法弟子的，屋里的警察都看了，大多数人看完后默默的出去了，这篇曝光恶警恶行材料肯定对他们起到了震慑的作用。

一个大个子的恶警让我背靠墙站着，先打我左右耳光，再问我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我不配合，什么也不说，他恶狠狠的说，你还挺有钢呀，一会让你尝尝坐铁凳子（老虎凳）的滋味。我没有动心，心里一直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破坏大法的黑手烂鬼及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后来他们通知了政保科（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部门），时间不长，政保科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警察认识我，这样我又被带到他们那里。

当天下午我被送到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建在一个土山包上，阴森森的，道道门都配有电子锁、指纹识别等系统，不知道有多少大法弟子在这里遭到毫无人性的迫害，甚至失去生命。恶警指使犯人对大法弟子监控，大打出手是家常便饭，白天排队坐板，从早上五点坐到晚上十点（除吃饭时间外），要腰直头正，否则就会遭到打骂，最痛苦难受的是「摘腰眼」（对准人肾的部位两侧用脚踢用拳打），遭到「摘腰眼」的人当时就不能动，痛苦的连话都说不上来，轻则一个月重则半年也好不了。晚上睡觉都挤在一大板炕上，人多时，人一颠一倒侧身睡，胸被挤压的很疼，夜里炕边上的人经常被挤掉在地上，上厕所回来就没有自己的位置。号里称这样睡法叫「睡刀鱼」。另一板炕则是班长及其手下打手睡的，偌大的炕只有几个人。

在这里我把所有能接触到的人都作为救度的对像，跟他们讲大法真相，讲天安门自焚的骗局，改变了一些人对大法的态度，其中有的人向我表示，回去也炼法轮功。二十天后，我被非法送到劳教所，临行前班头站在门口送我。我告诉他：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善待大法弟子对你有好处。他是本市有名的大流氓，他说：我记住了。你放心吧，在你身上我了解了大法，我佩服你们大法弟子。我从内心里为他明白了真相而高兴。

这个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是在世界上臭名昭著的，有很多大法弟子在这里被迫害死。一进来，给我感觉印象最深的

念、为私的想法与目地，为他人着想，达到大法所要求的“无私无我”的境界就至关重要，关键时候自然就能坦然放下生死。向内找的本身就是为他的，就是在法中，提高也就在其中，无论你想不想提高结果都是提高。可是以往我总是把向内找当作解决问题的技能、修炼提高的办法，修炼总是带有为私的目地，没有跳出为私一念。执著于解决问题、去掉哪一颗心，不也是执著吗？反而障碍了自己同化法和时时处处向内找。在以往，问题的解决与境界的提高也是在学法的过程中最后无意放下了那个心而达到的。在师父讲法中对我们的要求是“无私无我”，如果真的能够按照法的要求做到，提高不提高对于我来说有什么重要的呢，我修的是为了别的生命考虑，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我在哪里并不重要，我在哪里自有法来决定。所以我只管按照法对我的要求做到好了。

结语：

其实，弟子的提高、弟子的安全等一切，都是师父在管着。有一次连一秒钟不到的一瞬，师父让我在法理上体悟到了这一点，消除了我做事中证实自我的心态，让我谦卑，尽管还不能完全达到，但是师父让我知道了我应该遵循的标准。

在第五届大陆书面交流之际，谨以此文献给师父，并与同修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抓紧时间讲真相劝三退

文 / 湖北大法弟子 珍惜

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年七十二岁，我和老伴在一九九六年同时得法，得法后受益匪浅。我以前坐过十四个月子，在邪党暴政下连饭都吃不上，过的很苦，因此得了很多种病，其中有严重贫血和慢性支气管炎，每年都要咳嗽一到两个月，有时浑身疼痛难忍。自从修炼大法后，以前的多种疾病都好了，十三年来从没吃过一分钱的药，身体一直很好。是师父救了我的命，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激之情，唯有听师父话，做好我该做的，才不负恩师慈悲苦度。

在邪党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九年多的时间里，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一直坚持讲真相、揭露邪恶，抓

我，所以我去做是安全的，哪怕表面上看起来如何危险。从信师信法的角度来说，这无疑是对的。可是从另一层面来看，还是觉的自己安全了有保障了才去做的，还是没有放下那个根本的私。而师父要求我们达到的标准是“无私无我”，“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精进要旨》〈佛性无漏〉）

想到，当只有法的标准在那里而没有安全的因素时，我还能按照法的标准做到吗？神佛他会按照他的境界的标准去做，他认准的路一定会走下去。所以说，面对邪恶的环境，面对危险，我们还能不能放下生死去达到法所要求的标准、去救度众生、证实法，这是需要我们人的这一面明明白白去正悟法理、去做到的。

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大法弟子必须有这样的境界，正悟这一层法理才能彻底结束这一场迫害，救度更多的众生。

其实对于修炼的人来说，面对更高一层的法理，在还没有完全同化的时候，按照这一层的法理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肯定会有压力，有时候看似危险，其实是安全的。拿了师父讲的这方面的法当借口是不愿意放弃人的观念。但是不理智的时候，也确实存在安全问题。我理解，考虑安全问题的基点应该放在“为他”的基点上，为了大法弟子整体的平稳，为了亲朋好友同事的救度，为了真正达到证实法的目的，我们是应该考虑安全，理智清醒的站在大法对弟子不同层次的法理要求上做好三件事。多学法，明白法理，遇到问题向内找，在法中做，不人为的考虑安全也是安全的。

三、关于向内找

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讲到：“人要过不了生死这一关，他就圆满不了。但是绝不会让你非得疼那一下儿才算能放下生死，那只是一个形式。我不看重，我看你的心，真正能不能做到。”所以，我们不是非得面对邪恶，到了关键时候才放下生死，而是在平时的一点一滴中放下自我的过程中自然达到的。

所以遇到问题向内找，找自己的原因，放下自己的观

是第一顿饭，一个早期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给我们新来的每人一袋方便面，可能是怕刚到这里吃不下饭，但是这对我们如何新的环境下一一邪恶的黑窝里坚定正念，真是莫大的鼓励，虽然一句话也没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已尽在不言中了。

他们不准我们大法弟子交流，这里每个大法弟子都被指派一个犯人看着（叫包夹），时刻不离开，就是半夜上厕所包夹也要跟着。我们只好利用吃饭时人员混乱的时间传递消息，把自己所知道、悟到的进行暂短的交流。这里有一个大法弟子非常坚定，我及时的把师父发表的新经文「邪恶之徒慢猖狂 天地复明下沸汤 拳脚难使人心动 狂风引来秋更凉」（《洪吟二》〈秋风凉〉）告诉他，他很快背下来了。他是个大学生，邪恶用尽了迫害方法，都无法改变他。班头也惧他三分，他经常有意出声背诵师父的经文来给同修们听，当时我们（主要是新来的大法弟子）利用吃饭的暂短时间达到共识：我们不能在这里等待，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要反迫害，强烈要求释放劳教所里的所有大法弟子，我们是无罪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觉的只用嘴去说没有力度，我们要采取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最有震动力的方法，那就是走集体绝食这条路，放下自我用生命护法。为了不引起他们注意，我们采取了分批绝食的办法。后来，管理科的一个队长（此人非常邪恶，在明慧网多次曝光）慌忙的把已经绝食的大法弟子都叫到屋里排成一队，问为什么不吃饭，眼睛里露出惊恐的目光。大法弟子们义正词严的说，大法弟子是无罪的，要求无罪释放，同时还我们师父的清白，还大法清白。他说这是上边的事我们做不了主。

为防止绝食人数扩大，当天晚上管理科把新来的大法弟子拆散，匆忙分到其他大队去了。我也被送到另一个大队，我所在的班有三名大法弟子，加我共有四个人。在这里我看到了师父发表的经文《法正人间预》，我很快的背下来。坐板时班头不允许我们盘腿，闭眼睛，他认为那是炼功。我每天心里反复背法，如〈论语〉、〈大法坚不可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等来学法，加强自己的正念正行。

面对迫害我没有怕，时刻想着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机会就向犯人讲真相，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盛况，天安

门自焚是编造的骗局，讲江罗集团迫害大法的真相，让犯人了解大法。他们看到身边的大法弟子遇事为别人着想，连打自己的人也不记恨，祥和待人，于是非常认同大法。我曾两次要求见大队长，向他洪法、讲真相，劝他要善待大法弟子，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他都点了头（前期大法弟子多次向他讲过真相）。其中一次是得知本市大法弟子都积极行动起来正念抵制公审十几名大法弟子，最后使公审无法进行，不得不取消。我给他讲了世人都在觉醒，都在选择自己未来的路，希望他心中要分清好与坏、善与恶，江罗集团以莫须有的罪名来残酷迫害法轮大法是不得人心的。他当时向我表示：本大队绝不会为难你们，时间一到就放人。

从那以后，大法弟子们的生活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犯人随便打大法弟子要受罚的，还说有机会让各个班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聚到一起，进行切磋提高（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实现），节日放假期间，各班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可以在一起切磋。当时我们认为：这个大队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其他大队的大法弟子还在承受非人性的迫害，我们是一个整体，不能不管，再说这里环境再宽松也是大法弟子受迫害的地方，我们要抵制迫害，要求无罪释放，去救度众生，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于是有能力写信的人拿起了笔，向国家政府各部门、司法部门写信，反映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情况，同时用自己的切身修炼体会证明法轮大法是利国利民的好功法。结束迫害，无条件的释放大法弟子，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才是明智之举。

我们时刻记着师父的话「以法为师」，不能因为环境宽松了，就消极等待。于是我们班上六个大法弟子于大年初一这天早上开始了集体绝食。本班管教开始一个一个的问：说说吧，为什么不吃？我们都要求无罪释放，与家中亲人团聚。所长为此次绝食行动开了全所大会。开会那天，当一位大法弟子来到会场时，刚一喊清除邪恶的口号，恶警慌忙叫旁边看着他的两个人用手把嘴给捂住了。所长在讲话中对这位老年大法弟子，只是轻描淡写的乱说一通，连大法的二字都没敢提，他知道大法弟子看起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是他们是一个整体，是碰不得的。其实在场所有的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同时，都做好了必要时挺身而出的准备，来保护我们的同修，维护法，所长不敢把事情闹大，只好这

能回避的危险，这时候才正念起来，在师父的呵护下平稳度过。所以整个看来就是在需要大法弟子主动清除邪恶的正法修炼时期，显得很被动，很多时候不象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师父也是看到这颗该去掉的怕心，就安排同修将法理与我交流：“你们想一想人类说自己是猴子进化来之说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而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你们却不好意思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才是人的真正耻辱。”（《精进要旨》〈环境〉）“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正法开创的，大法弟子就是当今的风流人物，从古到今各界众生都在期盼。收救你们要度的众生吧。正念正行，解体一切障碍，广传真相，神在人中。”（〈致欧洲斯德哥尔摩法会〉）

在一定成度上认识到这些法理后，通过自己的实践，我开始堂堂正正起来。但是好象遇到问题第一念还是很难没有怕心，也就是怕的根子并没有去掉。停止编辑工作后，我需要单独或与同修配合发资料，这时原来不经意的怕心突出的显露出来。

在前几个月自己找工作的那段时间，师父点悟我，无神论是造成我怕的根源之一。人的真正的生命是元神，元神是不灭的，在历史上曾经经历很多次轮回的，人的生死只是穿上与脱去一件衣服一样，真的没有什么好怕的。而无神论却变异人的观念，不承认神的存在，人死如灯灭，人们在这样的变异观念下往往充满对死亡的恐惧，而人们的恐惧正是共产邪灵所需要的。对比古人，古代是普遍相信神的存在的，相信轮回型、善恶报应，所以古人往往能为了自己一句话放下生死，成就自己做人的理念，或兑现自己的誓言；甚至在小说、评书中，壮士、好汉等面对死亡的威胁时常说这样一句话“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再过二十年还是一条好汉”，那个时候生死轮回是一个常识，所以人也很少有这样大的怕心。今天被无神论变异的人类却贪生怕死，为了利益与肉身的苟活，可以出卖道义与良知。在一定的层次说，无神论是怕心的根源一点不为过。当我切身体悟了这一层关系，怕就远离了我。当然，怕心还有更深的来源，那就是旧宇宙的为私的根本属性。

在此之前，我遇到的情况是，我知道了我是在做最正的事、顺应天象变化、助师正法的大好事，我相信师父会保护

法、救度众生甚至于你个人修炼的问题上都变的很消极。你在毁自己。”这犹如重锤敲在我的心上，使我猛然醒悟，我发现已经有偏离修炼轨迹的迹象，下滑的确实很厉害了，身子都沉沉的。我终于定下心来开始大量学法。

在背法之后师父很快就让我明白了不能精進的原因是不能真正的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骨子里保留着的人的东西不想放弃，有利用大法获得人中的美好这种肮脏的心。在做小册子的过程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明白了一些理，看了很多文章，好象很自然的就想把这些运用在常人社会中改变常人社会什么。自己的人心迷失在这里，人的表面似乎没有明确的修佛的愿望。其实根本的原因，我想是自身空间场中旧宇宙的生命因素，想利用大法正法最大限度的保留自己的东西，躲过被淘汰的命运。因为以前自己人的表面不能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而被带动着，所以会掩盖与躲避，思想中还意识不到、或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随着正法洪势的不断往表面推进而无可回避的时候，就开始表现出消沉，甚至不愿愿学法，在矛盾与困难面前想不到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也就是因为这个修佛的愿望不明确，所以以前才经常把人中的麻烦、痛苦等都当作坏事，不能做到在遇到问题的开始就当作好事、提高的机会，老想着求安逸，把学法当作解决麻烦、获得清静的途径与技能。

明白了这一点后，我明明白白的发出强烈的修佛一念，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同化大法，做好师父讲的三件事，修成一个大法造就的无私无我的大觉。发出这一念之后，我感觉到走出了修炼的低谷，摆脱了旧势力给我设置的一个巨大的难关。我的思维开始清晰起来，我又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救度众生的事情中。此时我知道修炼就是要最表面的人，理智清醒的升华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把人的观念彻底转变为佛性，大法需要我达到的标准就是“无私无我”。为了解决问题而学法的心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同化法的愿望，真正的知道了法的可贵，对大法无比的珍惜。

二、对怕心与安全问题的认识

回想当初做编辑的时候，一台笔记本电脑背起来就走，在哪里都可以随时展开工作，所以往往是周围的环境一有风吹草动就回避，保护自己的心态很重，自己却不深入的向内找，挖到问题的根，很多时候就是躲起来做事。也有遇到不

样敷衍一下就草草收场。

当天下午大队各班开会，主要是让大法弟子发言，宗旨是有意见与要求可以说，不要绝食。管教挨个让大法弟子发言讲话，他们都不想说，管教对我说，你文化高说一说吧。我当时心想，你不叫我说我也得说，今天全班刑事犯人都在场，平时讲真相得一个个去讲，今天是个好机会，不能错过。于是我堂堂正正的大声的讲起真相来，从法轮大法的传出开始，大法给人带来身体健康，道德回升，利国利民，洪传世界各国，最后把江罗一伙出于对大法修炼人多的妒嫉，并一手策划的天安门自焚骗局，采取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失，打死算自杀，毫无人性的迫害一一都讲出来，要求无罪释放在押的所有大法弟子，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善待大法弟子有福报，不要参与迫害。最后又有两个大法弟子作了一些补充。这时大队长来到门口，笑着说：这不说的挺好吗。这次绝食其他班也有几个人参加。通过这次绝食（这种反迫害方式不是最好的）证实法，我对信师信法又有更深的体会。

在劳教所里，我始终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旧势力能迫害我（当然我有师父管，即使有漏，旧势力也不配插手来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会在法中归正自己的），我究竟是哪方面出现漏洞了呢？我仔细的回想每一个细节，甚至一个思维的反映也不放过。经过一段时间我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因为那几年正是中共邪党迫害大法达到疯狂的地步，江魔对大法弟子实行杀无赦的命令后，全国到处抓捕大法弟子，经常传来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的消息。当时我不顾个人安危，仍出去发真相材料救度世人，有时上班前能发二百多份，天天这样做，心想说不定有一天我也会被抓，现在在我得多背法，一旦被抓心中有法可背，给自己定下来被抓受迫害这一难。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时时刻刻保持正念正行，不放过一思一念是多么重要。

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念呢？象我这样年纪的人，从小到大一直被中共邪恶党文化洗脑，不知不觉形成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观念，是这个观念起的作用，悟到后我马上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自己思想中不好的观念和邪党文化的一切干扰。由于这一念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提供了迫害的借口，那次被非法绑架到劳教所，体会到了旧势力针

对大法弟子所安排的一切残酷迫害，真的是在摧毁大法弟子的意志，让你放弃大法。

四、建立集体学法小组，整体升华

这几年，我在《明慧周刊》中，看到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体会，提高很大，我也常常选出一些读给年纪大的同修听，所以这些年纪大的同修都愿意和我在一起，因为我们在一起就是交流修炼体会，有问题相互切磋，从来不谈常人中的事情。别看这些同修年纪大，从学了大法以后，由原来不认字到现在都能通读《转法轮》等大法书籍，个个都非常精进。去北京天安门证实法每个人都落下了，有的还不止去过一次，她们证实法的故事很多。

在网上看到大陆各地同修纷纷建立学法小组后，我很受触动。我早就有这方面的想法，我马上去找另一个协调人，一见面她就提出建立学法小组的事，真是不谋而合。我悟到：师父为大法弟子的提高跟上正法进程已经安排好了的，就等着我们去做。大家商量后决定成立三个学法小组，这样本片的大法弟子都可以就近参加小组学法。有的人不知道，我们协调人就上门找，告诉同修成立学法小组的消息，大家都很高兴，老年大法弟子更是乐的合不拢嘴，说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哪。

修炼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提高的因素在里边，就拿成立学法小组来说吧，在筹划过程中，本市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协调人也赶上参与了。有的人对我说，她要不来，学法小组还成立不起来，得感谢人家。我当时只是笑笑，没什么，心里却不平衡，心想条件都具备了，她不来也照样可以的。我很快发现自己的这种心态不对劲，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发现自己还一有颗隐藏很深的求名心在起作用，是它在往外翻。工作你做我做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地，使大家有一个精进的修炼环境，更好的完成师父交给的三件事，有什么心里不平衡的呢？况且这个协调人也确实起到了加快成立学法小组的作用。我修炼时间较长了，还有此心，说明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格，「事事对照 做到是修」（《洪吟》〈实修〉），天天捧着《转法轮》学，又真正的做到几分呢？想到这里，我几乎羞愧的无地自容，不敢看师父法像。回想到自己因一些常人心没去掉，错过很多机会救度与自己有缘的人，我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说什

走出魔难 走向理性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师父好！各位同修好！

在此我与同修分享我近一年来走过的心路历程。

一、从新坚定修炼的愿望

我在流离失所后两三年的时间里主要参与编辑小册子的工作，这是我的一个愿望。看着世人被邪党的媒体不断的灌输害人的谎言，大法遭邪恶被无端的构陷，我心里感到十分的急迫。为了把大法的真相与美好告诉世人，我开始编辑真相小册子打印出来散发。后来因为同修的需要，我几乎成了专业户。

编辑好小册子需要我浏览很多文章、找很多图片；在实践中技巧也在丰富。做资料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越来越不对劲了，我编辑小册子失去了最初的让世人明白真相的愿望，变成了为了做好而做好的一份工作，有时候还自我欣赏一番，做出来的小册子总带有“我”的局限，有个框框好象我总不能突破，使小册子不那么纯净。内心的苦楚使我中止这项工作，尽管我也知道这不是个负责任的做法。

这期间，我身边一位在当地起主要协调作用的同修再次被非法劳教，事情发生后我却提不起精神与其他同修交流以及组织营救等。我感觉到无奈而只顾自己找工作的事情。不仅如此，还对另一位同修强烈的怨恨，不做编辑工作了，想去发真相资料。可是在这方面暴露出来的怕心却阻挡着我，步履艰难。最不好的时候甚至有修不过去了的念头。自己也知道不对，马上再去清除。

我知道只有加强学法才能度过难关，可是学法却没有原来那么迫切与入心，学法时产生急躁的心，想通过学法一下子解决那些问题，可是这些不好的心却生根一般怎么去也去不掉。

此时我得到一位同修的帮助与鼓励，她与我分享了她学法的感悟，并指出我的问题，我的内心受到很大的震撼。网上有几篇交流文章也触动了我，让我对旧宇宙为私的根本属性在我身上的表现有所认识。接着我看到师父《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法中讲到：“不要因为有些地区学员少，或者有些地区学员之间一直存在着争论，就使你们在证实

我们悟到这是旧势力干扰，因为我家是各地同修汇集地，少一个楼梯不方便。我与本楼的另一位同修就借住户都不满意要集体上访的机会，挨家挨户的讲真相。不仅让他们知道了大法好，也了解了每一户对大法的态度。

《九评》传出后，劝三退救世人更成了重点中之重点。面对我家这个楼的邪党官员，讲退党真相真的很难。刚开始讲三退，你跟他搭话打招呼都正常，你一跟他提退党团队，立刻就变脸；有的人说话很难听；有的人一听转身就走不理你了；有的人反过来劝你，告诉你不要再跟别人讲了。那时经常有心里难受的感觉。回家后向内找，找出自己的人心。之后更加注意发正念，同时整体配合，大量贴标语、传单，送真相资料。后来有许多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

讲真相、劝三退也是一个不断突破自我观念，不断提高升华的过程。有一次，我丈夫的一个亲属的小孩考上大学请客，并没有通知我们。丈夫听说后觉的应该去，因为这个亲属的全班同学都是我丈夫曾经教过的学生。丈夫认为这正是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我的人心冒出来了，一担心亲属害怕被牵连而不高兴；二怕因这个亲属在市政府工作，他与政法委、六一零等人关系都不错；丈夫的身份特殊，丈夫此去会不安全，认为自己去就行了。我丈夫还是坚持要去。要去的头一天，他忙着打印真相资料，我心情沉重，一夜没睡好觉。第二天，我和丈夫去饭店才知道，亲属在前一天已经请了政府机关的同事、朋友。当天请的是同学和亲属，而这个亲属见到我们去也非常高兴。这些亲属中绝大部分已明真相早已三退。同学来了三十多人，我们顺利的劝退了他们。

通过这件事，师父又一次帮我去掉了讲真相的一个观念上的大障碍，从那以后一有亲属的生日宴会，朋友、同事子女的婚庆、学子宴等大型场合，我都会主动参加，利用好这样的机会，讲真相、劝三退。

我在修炼的路上摔摔打打走到今天，虽然按修炼人标准，离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会在今后的修炼路上，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不断修好自己，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谢谢伟大的师尊！

合十。

么都无济于事，只有暗下决心，从新做好，成为一名不愧于宇宙第一称号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五、讲真相，劝三退

这些年来，无论是什么环境，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做到人到哪里，真相讲到哪里，这其中有亲戚、朋友、同事、公司老板等熟人，也有菜市场、超市素不相识的陌生面孔，还有马路上擦肩而过的人。大多数听了真相后，都能认同大法，退出邪党组织。当有人对我说，你这人真好，我马上告诉对方，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是师父叫我们这么做的。有机会时再讲天安门「自焚」真相。我骑自行车上班，路上需四十分钟，这段时间正好为我所用，一路上能碰到很多人，只要是同路人，我都有意放慢或加快速度与人同行，创造讲真相的条件，就是同行时间短暂的人，我也尽力去用简单的语言，把大法的美好告诉对方。

一位年纪大的老人听了真相后，老人骑车拐弯了，我觉的还缺点什么，于是把老人叫住，赶过去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永记心里，你会有美好的未来。老人高兴的说：我一定记着。一个中年男子，听完真相分手后他走出很远还不时地向我招手致谢，我知道是他内心明白的一面感谢大法对他的救度。

在上下班的路上讲真相发小册子、九评，真是既救人，又不耽误回家学法时间，轻松愉快。在单位里，我用大法来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做好，单位员工差不多都明白真相了，就换个单位，无论是工人、经理、外来办事的人员，只要能接触上我都不错过机会，讲真相劝三退基本上都很顺利。

其中有一个单位，临走前两天劝退二十八人脱离邪党组织。这其中也暴露了我很多常人之心，如担心这样做有人举报，怕老板不高兴，还怕别人不听自己面子过不去等常人之心，我都用大法归正了自己。越做越好，越做正念越足。

当看到网上同修介绍手机发短信讲真相，劝三退时，我马上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正法时期一切都为大法弟子救人所用。手机讲真相方便很多，可以利用不出门的时间救人。手机发短信讲真相，我的体会是，当放下自我心中只想救人，正念足时，无论多么敞白的语言，短信发出去都畅通无阻，刚开始发短信时，由于心中不稳，怕邪恶锁定手机位置，从而遭到迫害，说什么短信也发不出去，只好将语言进行改

编，才能发出去，有些世人不理解打过电话来，一再追问你是谁？有的说的很难听。有时常人心出来了，心想我是在危难之时救度你，你还这样对我，真是不知好歹。可是当想起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后，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师父在《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溶天地春 正念可救世中人」，想到这，我就什么也不放在心上了，继续把大法真相发给有缘人。在发短信前我总是先发正念，清除干扰。清楚的记的有一次听完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后，知道了救人的时间紧迫，正念极强，也顾不得语言处理了，结果短信发的又快又顺利，一口气发出二百五十多条真相短信。

六、利用各种机会证实法

利用各种机会证实法，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我们要勇于担起救度众生的伟大责任。

得知一名上了年纪的女同修被旧势力迫害死后，我了解她的一些情况，马上赶到她家。经过与家人沟通，我为她写了悼词。在悼词中，我详细介绍了她的情况。修炼前，她身体患有多种疾病，是大家都知道的长年药罐子，大法使她彻底恢复了健康，她事事按大法要求去做，遇事为别人着想，先人后己，为此村民都很尊敬她。九九年“七二零”以后，因拒绝在不进京的保证书上签字而被非法绑架到县城拘留所，在那里她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吃的是生很多虫子的不生不熟的苞米面窝窝头（每顿只给一个），喝的是老茄子汤，无法下咽。警察逼迫她放弃大法，放弃按真善忍要求做人，她说什么也不干，后来拘留所只好把她放回家。我通过她的经历揭露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无情迫害，使在场的所有人都看清中共邪党真实面目。同时又把修大法人善良、美好、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为人展现出来。开追悼会的那天人特别多，有一百三十多人左右，前后左右邻村的人都来了，两个大高音喇叭挂在树上，声音传的很远，当我把悼词念完后，人们都表示同情大法弟子，同时对恶党如此对待大法弟子十分的气愤。其中还有一些亲戚是远方城市来的，也都对大法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次我与另三位同修劝退四十五人脱离恶党。

这次证实法在当地大法弟子中产生了不小的震动，事过不久，在那里召开了一次本地区的法会。我感慨万分，师父留给我们的法会，真是使大法弟子及时提高不可缺少的环境。

再招来迫害；二是建资料点需要资金，丈夫动员我拿出家中仅有的留着过河用的储蓄。我当时有后顾之忧，丈夫只给开一百四十元，我只有七十元的工资，怕今后生活有困难怎么办？我一夜基本没睡，想了许许多多，想到自己所经历的，想到修炼后的变化，也想到师父、想到了法。

这样，我终于提高上来了；早上我对丈夫说：我知道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大法给的，我原来有后顾之忧，现在我想明白了，我同意了。因为当时环境下，不能让更多人知道，在几个人的协助下，我们建成了新的资料点，资料源源不断的送到世人手中，为救度众生起到很大作用。

二零零三年年底，丈夫在第四次被非法绑架判重刑的情况下，我们当地同修大面积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整体发正念；我丈夫坚持绝食反迫害，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在被迫害的奄奄一息时被送回来。在身体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他要在家建立家庭资料点。我的怕心又上来了，在这几年的迫害中，丈夫四进四出，从被非法拘留、非法劳教到非法判刑，我也三进三出成了邪恶关注的重点，连孩子出入都有专人监视。丈夫跟我在法上交流：遍地开花是正法的需要，我们平时都说要跟上正法进程，实际要做到啊，关键时刻要信师信法啊。这样我们建立了家庭资料点。有的同修家里不便放资料，就到我家看周刊；有的流离失所的弟子，到我家取资料看过之后，再送回我家保管。我们随时为同修打印所需的真相资料，为同修和整体提高开创了较好环境。事实上，随着我们不断的往前走，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环境更加宽松了。目前已经没有人监视我们了。

八、讲真相 救度迷中世人

二零零四年九月一日，师父发表的经文《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中说：“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

听师父的话，我从邻居、亲属、同学、同事开始讲，逐渐的路人也能讲。刚开始时，我有观念，不愿给本楼不熟悉的人讲，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恶党的官员，被恶党毒害的很深。刚贴上去的胶贴，一会就给你撕掉，真相资料也不断的被撕毁。后来我转变了观念，为了了解每个家庭对大法的态度，有一次我们这个楼的两个楼梯中的一个被非法拆除了。

不落。有人还认为我危险了，我也被转化了。其实当时我就是想看她的转化结在那里，我好怎么针对她说。后来在我一次次的与她交流后，她终于明白了。现在她每天都在讲真相，无论刮风下雨，无论什么环境，她都做的非常好。有时她也说是我把她救过来的。我就说：是师父没有放弃你呀！每当这时她都热泪盈眶。后来她又去找她过去曾转化过的昔日同修。

还有一个是我们一个炼功点的一位同修，被非法劳教后放弃了修炼。一次我在浴池洗澡碰见了她。我跟她回忆共同炼功时的光景，跟她讲大法洪传世界各地的大好形式等。她的态度有转变。第二次在路上见到她，她跟我说她已到佛教中修炼，这样家里人又放心又高兴。我想起师父的法：“末法时期庙里的和尚都很难自度，何况度人。”（《转法轮》）师父还讲：“我要度不了你，谁也度不了你。其实现在想要找个真正的正法师父去教你，比登天还难，根本就没有人管了。末法时期，很高层次都在末劫之中，更管不了常人了。”（《转法轮》）

大法给我智慧，我跟她讲了很多法理，我告诉她学大法，一人炼功全家受益。大法弟子现在劝三退救度世人，家里人明白真相都能得救，这是任何一门佛教都做不到的。我让她认真考虑考虑。这期间我去过她家几次。有一次我去参加交流会，在路上又遇到她，她看见我可高兴了，也愿意跟我说，我跟她唠一会又给了她真相资料。从那以后她彻底转变过来，又回到大法中修炼了。

象这样的同修，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有的觉的自己高了不用再修了；有的在法上不能正悟；也有的是怕心障碍不敢修下去。我自己的体会是帮助他人的过程就是自己在法上认识的过程。就象师父讲的：“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理性〉）

七、去执著 一切为了众生

二零零一年年底，丈夫从劳教所闯出来后，正是大批同修走出来讲真相的高潮。全市只有一个大资料点，还要供给周边地区和一些市县资料、机器，人员不足，学法跟不上；为了救度众生的需要还要再建资料点。丈夫开始张罗建资料点，我不愿意，一是我有怕心，我认为他目标大，怕弄不好

境，在法会上大家相互切磋，每个人都能做到向内找，看到了自己与法的差距，使我们迅速提高上来，正念正行。

一明白真相的朋友邀请大法弟子们参加她的婚礼，这是不可多得的证实法好机会。参加婚礼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做了一些准备。婚礼是在饭店举行的，婚礼那天来的人很多，大法弟子们都提前来到这里，为了与参加婚礼的人广泛接触，每张餐桌各有两名大法弟子。但是没想到的是来了一些着装和不着装的警察，饭店门口还停着巡逻警车，因为对此情况不了解，气氛显的很紧张，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同修们当时都悟到这一定是旧势力干扰，大家用目光相互交流，坚定自己，那意思是我们是师尊的正法时期弟子，讲真相救人证实大法，是我们的神圣使命，为此不管任何干扰都是不能承认的，它们只有被解体的份。大家心里一直默默的发正念解体邪恶，这种场面十几年来还是第一次。有的警察与我同一餐桌，我心里有些不稳。

婚礼庆典开始了，一女大法弟子主持婚礼。大法弟子特有的气质与祥和，一下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她优美的声音在大厅中回荡。婚礼中由我宣读贺词，当我走上台时心里无比平静，在贺词中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给人们，告诉了人们‘真善忍’是衡量一个人好与坏的唯一标准，相信大法的人会有一个美好未来，不时赢得阵阵热烈的掌声。此时大法弟子们的正念越来越强，心中的压力已彻底解体，为下一步集中精力证实法开了好头。在一派祥和的气氛中，大法弟子有的在台上唱着「为你而来」等多首大法弟子歌曲，有的在餐桌旁讲真相，劝三退，发真相小册子，九评等材料，使在场的世人都有一次面对面倾听大法弟子讲真相机会，为自己今后选择美好的未来打下了基础。

一次集体讲真相圆满的结束了，细心想来，是偶然的吗？不是，这都是师尊安排，就看我们去不去做，能不能做，心到不到位。表面上是大法弟子在做，其实都是师父在做，在做的过程中看我们的心是怎么动的。坚信师父坚信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是做好每一件事的根本保证，否则一事无成。

「总的感觉是多数大法弟子成熟了，修炼的形式成熟了，修炼者对修炼的认识成熟了，人心越来越少的理性行为表现成熟了。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这样，邪恶尽除，神佛大

显。」每当想起师父在《成熟》中讲的这段法，我经常问自己成熟了吗？为此我不敢怠慢，不敢放松自己，加强学法背法，时刻把自己溶于法中，及时归正自己，精進不停。

每当我想起自己的证实法历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十年来，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自己的辉煌，但是我们都清楚的知道，在证实法的艰辛路上，没有伟大慈悲师尊的无时无刻的呵护，每一关都是不可能闯过来的，更不能堂堂正正的走到今天。有师在，有法在，我们才能正念正行，才能全面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最终成就师尊所要的，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熔炼成熟的目的地。

师尊的浩荡佛恩，不是我们大法弟子在这十年来风风雨雨的各种考验中所能全部体会得了的，我们不敢说回报师恩，我们也无法回报师恩，我们大法弟子只有在正法的最后关键时刻做好三件事，正念正行，精進精進再精進！兑现我们大法弟子的史前大愿。才不辜负师尊与众生对我们的无限期望！

在法中修出强大正念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晶净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

我是在一九九四年秋天有幸接触大法的，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风风雨雨中走过了十几个春秋，我参加交流的主要内容是：溶于法中，在法中修出强大的正念。

一、危难中 幸遇高德大法

得法前我身体不好，有气管炎、胃病、风湿病、脚气、灰指甲等慢性病。还因左小腿患恶性黑色素瘤和卵巢囊肿破裂做过两次手术，就象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在常人社会中为了名、利，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你睡不好、吃不好，你把身体已经搞的相当不象样了，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为了祛病健身，在那些年气功热时，我也练过假气功，不但没祛病，还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因经常腹痛去多家医院作B超检查，确诊为子宫肌瘤。由于我丈夫患再生障碍性贫血，输血又染上了乙型肝炎，我害怕手术需要输血再染上其它病，加上以前手术痛苦，我不敢手术。

有些人命官司都解决不了，法轮功问题排不上号，再说中央根本不许受理法轮功人员上访。然后他又说：你回去吧；告诉你实话，在这等半年，你都不会上访成的。当时我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悟到，他这句话不是点我去天安门吗？但我当时没悟到，现在回想起来很后悔。

七月二十日，师父发表经文〈昭示〉。我们开始复印大法真相资料挨家挨户送。后来公安对各复印社下令，不许印大法真相资料，还对几家印大法真相资料的复印社罚款。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建立了当地第一个资料点。我家是一个较大的资料传送站，我家附近同修和周边的几个地区到我家取资料。我家经常有大量真相资料，有时环境一紧也会产生怕心，就想：我害怕，别人不怕吗？师父不就是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吗？去掉了怕心，也没出现任何危险。有几位同修在我家取资料，或在火车站、或在其它地方发放时被绑架，也都没有牵扯到我。实践证明：基点站在法上最安全。

六、修慈悲 唤醒昔日同修

师父在经文〈排除干扰〉中说：“我不希望一个学员掉下去，但我也绝不要不够格的弟子。”邪恶在对大法弟子全面无漏的瓦解式的迫害检验中，有的昔日同修，他们由于首先走出来而被邪恶非法关押，在劳教所里环境不好，学法跟不上，看不到新经文而造成走了弯路，一时糊涂不相信大法，放弃了修炼，包括一些在進京证实法、向世人讲真相中做的都很好的人。有的同修不搭理他们，说是不给他们市场，也有的同修不敢接触他们，怕被他们给转化。我心里想着师父的话，为那些掉下去的昔日同修惋惜。我去找他们交流。只要有机会能接触到他们，我就不放过机会，只要我认识的，我心里都没有放下过，不厌其烦的跟他们讲。有时他们对我态度不好，那种觉的自己修的高，盛气凌人的样子，我也会动心。当我嫌弃他（她）们的时候，想起师父的慈悲，我就想帮助他们别失去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

几年来，我找过几十个这样的昔日同修。如以前我们市辅导站的一个片的站长，“七·二零”之前他就能把《转法轮》背下来，开始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时都十分坚定，后来她被转化了；她不仅自己这样，还去转化别人，甚至在恶党召开的大会上作报告。那时我就想不能让她这样。在学法中我明白了她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在她作报告时我场场

那次法会共有四十多人参加，效果非常好。一月二十四日，我又参加了一个七十多人的交流会。交流人员都有很大提高。师父在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九日在明慧网上发表照片“静观世间”。我们共同悟到时间紧迫；一月三十一日，在我家召开了一百多人的交流会。我们共同交流了各自在法理上的悟道，都认识到走出来证实大法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这次法会后我市及周边各地走出一大批大法弟子去天安门证实法。通过三周三个法会，一次比一次人数多，在师父的呵护下都很成功。而我左脚大脚趾甲原来是灰指甲，被面板砸后变黑，掉了之后，长出来正常的指甲。

五、尽责任 坚定维护大法

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二日，师父发表了经文《心自明》，对照法，我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师父在经文《证实》中说：“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

六月，为了证实修炼没有错，我去公园炼功。有一天，我去公园炼功又听说同修被绑架。我想就这样这么几个人炼功就是没人干涉，可是大法、师父还是被诬陷着，整体环境不正过来有什么意义呢？我决定去北京上访。我坚信自己去上访能说明问题。

六月的一天，我与几个同修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到北京信访办门前有好多各地去的警察，他们都不着装。一听说是炼法轮功的来上访的，一下来一帮警察围住我们，叫说出是什么地方来的，叫什么名？我不告诉他们。他们把我的包抢过去就翻。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警察。我说谁证明你们的身份了。他们拿出证件。我问他们：怎么证明你的证件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们的行为根本不象执法者，随便翻包，谁给你们的权力，你们就这么对待上访人员吗？其中有两人说：那你说你上访什么问题？有上访材料拿出来也行。我说不行，你们连个办公桌都没有，还在外面，这么不重视，我不能跟你们说。当时我就坚定的一念就是要把对法轮功的不公正对待说清楚。我是要说明法轮功的真相。

后来他们拿来了凳子，把我让到路边。我跟他们讲了我为什么来上访，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炼功前后的变化等。那个警察明白了真相后跟我说：全国各地来上访的人太多，

一九九四年我经常出现大流血。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丈夫想练一种气功好把我肚子里的瘤子抓出来。我丈夫是个工作型的，除了工作看电视，最关心的就是他的病。有一天晚上，他对一本小册子着了迷，接着他就起早贪晚的炼上功了。可就是他炼功十几天后，我突然发现，他每天要吃的好几样药不吃了，电视也不怎么看了。我对丈夫就象着迷一样的炼功感到奇怪。我问他，怎么没看见你吃药？他说：“我不难受了，也就忘了吃药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当时我认为他觉的身体好了不再吃药是精神作用。由于当时我对社会上说假话及假冒产品非常反感，产生了一种观念，就认为好象没有真正的东西了。我总想在法轮功里找出些假的东西说服丈夫别陷的太深，吃更大的亏。因此，他拿回来的资料我也看。

后来丈夫开始劝我炼功，我坚决不同意，在丈夫的一再坚持下，我开始去炼功点。但是真正的目地，还是想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对他有这样的吸引力。那时因身体不好，我就没上班了；我每天上、下午听师父讲法带。各种大法资料我家一应俱全。丈夫为我创造多方面条件，如他多做家务，基本不用我做任何家务等；让我有时间多学法，看同修交流体会文章。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我走进了大法的修炼中。

后来我参加了上、下午和晚间的学法小组，我还挤时间抄法、背法。心性不断提高，身体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全身的疾病在不知不觉中都没了，学法中我对法的认识也有了理性升华。

二、魔难中 更加坚定信念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集团与中共邪党相互利用，发动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疯狂迫害。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当地公安局到我丈夫所在单位以找谈话为由，将他骗到公安局，并非法拘留了他。当时邪恶动用各种宣传机器，开足了马力诬陷大法；事情来的太突然，真有天要塌下来的感觉，许多人害怕了，有许多人不炼了。记的师父讲过：“我把我的能力注入到这部大法中，你只要学你就在改变，你只要学你就在提高，你只要学到底你就能圆满。”（《美国东部法会讲法》）。我当时不理解这句话。我就想，就这样每天去小组学学法，天天去炼功点炼功，谁还不能学到底呢？现在我明白了原来还有这么大的考验。这不就到了能不能坚

持修下去的关键时刻了吗？

此时我进一步理解了：“坚修大法心不动 提高层次是根本 考验面前见真性 功成圆满佛道神”（《精进要旨二》〈见真性〉）的真正含义了。

我去昔日的同修，特别昔日的站长、辅导员那里，在法上和他们交流。他们有的相信了邪恶的造谣煽动，还劝我不要相信大法了。此时我学过的师父的法，就不断的显现在我的大脑中：“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的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他好象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转法轮》）我就给他们背这一段法，我说现在不就是这种情况吗？这不就是对我们的考验吗？希望他们在逆境中能走出来，希望他们能坚定修炼下去。一些平时表现比我真修的人，在魔难中动摇了，而我却在魔难中比平时更加坚信大法了。

三、走正路 堂堂正正要人

面对这种无理的迫害，我怎么办？师父的法又显现给我：“你们想一想人类说自己是猴子进化来之说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而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你们却不好意思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才是人的真正耻辱。”（《精进要旨》〈环境〉）

想到师父讲的法，我就有一种理直气壮的感觉，我丈夫被非法关押我得去要人。但是由于我原来家是“地主”；从我懂事起，我们就好象生活在矮檐下。再加上父亲是所谓的右派，是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就使我在常人时就养成了胆小怕事的性格。怕心一上来，我就背《洪吟》中的〈威德〉：“大法不离身 心存真善忍 世间大罗汉 神鬼惧十分”。我去公安局要人，我跟他们讲，我们因为什么炼功，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公安局的人说：那么好你们就在家偷着炼呀。由于丈夫在单位工作干的好，单位也去要人。第十六天，单位把丈夫给接了回来。

一九九九年九月，江氏邪恶集团看到全国大法弟子不断进京上访，与向当地政府上访，再次部署抓捕它们认为的当地的重点法轮功学员。市公安局到我家非法绑架了我丈夫。当时我因去亲属家串门没在家；回来后我又去公安局要人，

问他们什么理由抓人。公安局说：“监听了你家电话；有人给你家打电话；问他是谁他不说话。怀疑搞串联，就为这个抓他。”我告诉他们：“我丈夫是当干部的，接触的人多，炼功人又这么多，而且许多人经常来我家，有的同修来我家之前就打个电话，我们也不用问是谁，来了之后不就知道了。那人家还没来，自然就不知道是谁了。我家电话是属于合法手续安的，来电话不接，按电话干什么？接电话就抓人，这是什么道理，那我们还有一点安全了吗？”公安局的人让我问的无话可说，没有理由继续关押丈夫，但还是找各种理由搪塞而不放人。

丈夫被非法关押期间，身上长满了疥疮；从里面出来的同修看他太遭罪，都替他担心，所以有几位同修就想求人花钱把他接回来。我想我们炼功没做坏事，按“真、善、忍”做人，走的是最正的路，他们无理抓人，怎么还得给他们钱？再说求人花钱办事是人类败坏后出现的东西，我们大法修炼者不能用，更何况这样做，不好象是修大法错了吗？我态度非常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在这期间我也有放不下情的时候，觉的修炼咋这么苦呢，产生无可奈何的情绪。有一天我拿起《转法轮》一下翻到一百四十一页：“人吃多少苦，他认为吃的苦越多越好，加紧还债，他就是这个想法。”师父的这段话映入我的眼帘，我当时就哭了，这点苦算什么？他们一天不放人，我就不停止去要人；涉及哪个部门，我就找哪个部门，就象上班一样每天都去要人。我还把一些资料送给他们和我丈夫单位的领导们。大法使我走过了这一段路，也使我更加坚信师父，坚信法。二零零零年二月二日，丈夫在被非法关押四个多月后，被释放了。

四、排干扰 坚持修炼形式

二零零零年一月，许多同修被非法关押，邪党的宣传工具还在对大法污蔑造谣。针对这种情况，有的同修提出召开一个交流会，让我也去参加。当时自己在法理上认识到应该参加，但又被邪党公安的一次次迫害，被抓怕了，不想参加，可是又没有理由。我想我给孩子多做点饭，丈夫被非法关押，我一旦被非法抓捕，家里孩子有饭吃。做饭的时候，小面板掉下来正好砸在我左脚的大脚趾上，此时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这回不去参加法会可有理由了。我当时就认识到了这是给怕心找理由，立刻否定了它，最终参加了交流会。